

## 清代《尚書》學研究的先驅--古國順《清代尚書學》述評

閻耀棕\*

## 提要

古國順《清代尚書學》一書，為最早的《尚書》學史專著，且迄今仍是唯一專門闡述清代《尚書》學之學史，可謂清代《尚書》學研究的先驅。本書詳細考察乾隆以前，清代《尚書》學界的核心議題，並初次梳理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五朝的《尚書》學成果，統整有清一代之《尚書》學成五大專題，據以將全書分作九章，章下各節再個別敘錄學者成就。其架構綱舉目張，內容瞻實完備，不僅是研幾者鉤玄索隱所必備，亦能為初研者過渡入門之津梁，影響清代《尚書》學研究極為深遠。因此謹就學力所及，試作述評，冀能為未來的清代《尚書》學研究，尋求進一步開展之契機。

根據本文的研究，《清代尚書學》採用專題討論與專家研究兼重的體例，確實囊括了清代《尚書》學發展之諸多環節，並完整地敘錄有清一代之《尚書》學著作。雖然其中尚有章節過於繁瑣、脈絡稍嫌模糊、分析未臻深刻等未密之處，不過在本書撰作當時，文獻資料取得不易的情況下，能夠率先彙整前代《尚書》學成果，進而勾勒出清代《尚書》學發展全貌，已是彌足珍貴。既屬開創，不宜過於吹求，至於未密之處，則俟將來學者逐一別立專著，踵事增華。

## 一、前言

《尚書》既是五經之一，亦是中國流傳最久的文獻，向來有「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」之稱，<sup>1</sup>是以歷來投入《尚書》學研究的學者雖然眾多，彼此之間卻反而爭訟不已，問題日漸孳多複雜，致使迄今完整闡述《尚書》學發展的專著，仍舊寥寥可數。實際檢索近今學界中較為人知的《尚書》學史類專著，根據初版的時間先後臚列：有1981年古國順《清代尚書學》<sup>2</sup>、1982年李振興《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》<sup>3</sup>、1982年馬雍《尚書史話》<sup>4</sup>、1985年陳夢家《尚

\*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

<sup>1</sup> [唐]韓愈撰、[唐]李漢輯、馬其昶校注：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1月），卷1，頁46。

<sup>2</sup> 古國順：《清代尚書學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7月）。

<sup>3</sup> 李振興：《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2年6月）。

<sup>4</sup> 馬雍：《尚書史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11月）。

書通論》<sup>5</sup>、1987 年劉起鈞《尚書源流及傳本》<sup>6</sup>、1988 年蔣善國《尚書綜述》<sup>7</sup>、1989 年劉起鈞《尚書學史》<sup>8</sup>、1993 年蔡根祥《宋代尚書學案》<sup>9</sup>、2008 年程元敏《尚書學史》<sup>10</sup>等。顯見在 1981 年至 2008 年，長達近三十年間，僅有約九部《尚書》學史類專著出版，且自 1993 年蔡根祥《宋代尚書學案》以後，越十五年至 2008 年，方有程元敏《尚書學史》問世，之後又越六年，直至 2015 年的今日，尙未有新著繼出，得見近今學界撰寫《尚書》學史類著作的風氣，似乎趨向凝滯。

續考察上述九部《尚書》學史類專著之內容，程元敏《尚書學史》以高達 1640 頁，共 100 餘萬字的篇幅，<sup>11</sup>詳述先秦至南宋的《尚書》學發展；<sup>12</sup>劉起鈞《尚書學史》以 517 頁共 39.1 萬字，<sup>13</sup>歷述先秦至近今的《尚書》學發展；蔣善國《尚書綜述》以 457 頁共 65.1 萬字，<sup>14</sup>綜述《尚書》學幾個基本問題的沿革；陳夢家《尚書通論》以 354 頁共 24.8 萬字，<sup>15</sup>分別敘述《尚書》學幾個基本問題的沿革；李振興《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》以 364 頁，約 25 萬餘字的篇幅，<sup>16</sup>簡述《尚書》版本流衍，以及抉發東晉本《尚書》中十餘篇大義。以上屬通史。馬雍《尚書史話》以 84 頁共 5 萬餘字，<sup>17</sup>集中論述《尚書》的版

<sup>5</sup> 陳夢家：《尚書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 10 月）。

<sup>6</sup> 劉起鈞：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87 年 8 月）。

<sup>7</sup> 蔣善國：《尚書綜述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 3 月）。

<sup>8</sup> 劉起鈞：《尚書學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6 月）。

<sup>9</sup> 案《宋代尚書學案》一書，本為蔡根祥民國 82 學年度(1994)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，後於 2006 年 9 月，由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。

<sup>10</sup> 程元敏：《尚書學史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11 年 8 月）。

<sup>11</sup> 字數據程元敏之自述。詳見《尚書學史》，提要，頁 1。

<sup>12</sup> 程元敏於《尚書學史·自序》自述其書雖為通史，卻僅止於南宋之故，細因有二：「更如偽古文《尚書》板本，魏末始改科斗為隸古定，而有晉范寧之今文本，而唐天寶詔改為當代字體，而開成石經定為楷書，為今世經家樹範典：此其小者也。至言大者……於是總考先秦至有宋五十六種本《尚書》。宋以後所刻《尚書》，本大抵不外乎此，觀古斯知今矣。」《尚書學史》，自序，頁 19-20。主要在程氏認為，後世《尚書》學皆不出兩宋範圍，故其《尚書》學史撰至兩宋即已述備。

<sup>13</sup> 字數據北京中華書局統計。詳見《尚書學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6 月）。

<sup>14</sup> 字數據上海古籍出版社統計。詳見《尚書綜述》，頁 1。

<sup>15</sup> 字數據北京中華書局統計。詳見《尚書通論》，頁 1。

<sup>16</sup> 字數係筆者以每頁行數、每行字數，依本書所立三部分，逐一推估：(1)、〈自序〉，1 足行 45 字，約 47 足行，則  $45 \times 47 =$  約 2115 字。(2)、〈目次〉，1 足頁約 60 字，約 4 足頁， $60 \times 4 =$  約 240 字。(3)、「正文」，1 足行 45 字，1 足頁 16 足行，約 350 足頁， $45 \times 16 \times 350 =$  約 252000 字。因此總字數約為  $2115 + 240 + 252000 =$  約 254355 字。

<sup>17</sup> 字數據馬雍故舊錢文忠專文所述。詳見錢文忠：〈記馬雍先生〉，《書屋》第 3 期(1996

本流傳；劉起鈺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以 314 頁共 23 萬字，<sup>18</sup>亦集中論述《尚書》的版本流傳。以上屬專述專題的專題史。蔡根祥《宋代尚書學案》以 843 頁共 80 餘萬字，<sup>19</sup>在《宋元學案》的基礎上，專述兩宋《尚書》學；古國順《清代尚書學》以 309 頁約 22 萬餘字，<sup>20</sup>專述清代《尚書》學。以上屬斷代史。綜上所述，作「表 1」，以清眉目：

表 1：

著者與書名	頁數	字數	涵蓋年代	性質	初版時間
古國順 《清代尚書學》	309 頁	約 22 萬餘字	清代	斷代史	1981 年 7 月
李振興 《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》	364 頁	約 25 萬餘字	先秦至清 代	通史	1982 年 6 月
馬雍 《尚書史話》	84 頁	5 萬餘 字	先秦至清 代	專題史	1982 年 11 月
陳夢家 《尚書通論》	354 頁	24.8 萬 字	先秦至清 代	通史	1985 年 10 月
劉起鈺 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	314 頁	23 萬字	先秦至清 代	專題史	1987 年 8 月
蔣善國 《尚書綜述》	457 頁	65.1 萬 字	先秦至清 代	通史	1988 年 3 月
劉起鈺 《尚書學史》	517 頁	39.1 萬 字	先秦至清 代	通史	1989 年 6 月
蔡根祥 《宋代尚書學案》	843 頁	80 餘萬 字	兩宋	斷代史	1993 年
程元敏 《尚書學史》	1640 頁	100 餘 萬字	先秦至南 宋	通史	2008 年 6 月

針對上述近三十多年來的《尚書》學史類著作，若考量頁數、字數、涵蓋年代、性質、出版時間，共五因素進行分析，則專論一代的斷代史，論述顯然較為詳細縝密。「表 1」中兩部斷代史，古國順的《清代尚書學》，為「表 1」諸作中最早之作，且觀其後出之八部著作，涵蓋範圍有六部為先秦至清代，距今最近之兩部，則至多涉及南宋而已，足見古氏其書率先專論清代《尚書》

年)，頁 59。

<sup>18</sup> 字數據遼寧大學出版社統計。詳見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，頁 1。

<sup>19</sup> 字數據蔡根祥於花木蘭版之自述。詳見《宋代尚書學案》，提要，頁 1。

<sup>20</sup> 字數係筆者以每頁行數、每行字數，依本書所立四部分，逐一推估：(1)、〈序〉，1 足行 45 字，約 50 足行，則  $45 \times 50 =$  約 2250 字。(2)、〈目次〉，1 足頁約 140 字，約 11 足頁，則  $140 \times 11 =$  約 1540 字(3)、「正文」，1 足行 45 字，1 頁 17 足行，約 272 足頁，則  $45 \times 17 \times 272 =$  約 208080 字。(4)、〈引用及參考書目〉，1 足行約 28 字，約 317 足行，則  $28 \times 317 =$  約 8876 字。因此總字數約為  $2250 + 1540 + 208080 + 8876 = 220764$  字。

學，在本已珍罕的《尚書》學史類著作中，尤為卓犖特出而難以取代。

古國順(1939-)，早年致力專研《尚書》學，近年則投入客家語文研究，其博士論文即《司馬遷《尚書》學》，又有《《史記》述《尚書》研究》、〈清代《尚書》著述考序例〉、〈清代《尚書》著述考〉、〈清代古文《尚書》學述評〉、〈清儒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〉、〈蔡沈《書集傳》之研究論著述評〉、〈清儒輯佚《尚書》之成績〉、〈《史記》逐錄《尚書》原文例〉等《尚書》學著作，<sup>21</sup>其《尚書》學研究成果，泰半屬於清代範圍。顯見古國順於其《尚書》學，一向持續耕耘前清一代，《清代尚書學》即是在此良好基礎上而成書，其於《清代尚書學·序》即述是書之所以撰成：

余嘗就諸家書目及文集傳記之所載，以考清代之《尚書》著述，分類編目，並擇其說解全書者，依類相從，分為訓詁義解、通論與雜纂、辯正、考證、文字音義五類，撰為敘錄，成《清代尚書著述考》一編。茲又以清代之經學，號為復古，其先由宋而復於唐及魏晉，繼由唐及魏晉而復於東漢，旋又由東漢而復於西漢，且直推先秦，而《蔡傳》則始終傳習不衰。其演變之跡，及學者之研究概況，誠為經學史上之重要歷程。而諸家經學史及學術史之作，因限於體例及篇幅，均未及詳。爰就清儒之《尚書》著作及單篇論文中，擇其堪以代表學術之風尚及獨家之宗旨者，撰為《清代尚書學》一篇，析為九章，以明清代《尚書》學發展趨勢及諸學者重要之成就。<sup>22</sup>

自謂根據文獻目錄學為基礎，且欲同時呈現清代《尚書》學的發展趨勢，與諸學者的重要成就，於是全書便以發展趨勢為綱目，而將性質相近之學者分別撮集，再各於諸學者下臚列其《尚書》學著作，終引前人述評或間下己意以評駁之。例如其第一章為〈清儒於蔡氏《書集傳》之研究〉，下分作〈清代以前有關《蔡傳》之研究〉、〈清代《蔡傳》盛行之原因〉、〈清代研究《蔡傳》之重要學者〉共三節；而如第一節〈清代以前有關《蔡傳》之研究〉，下又分作〈蔡沈及其《書集傳》〉、〈《蔡傳》之羽翼〉、〈《蔡傳》之諍臣〉；而其中如〈《蔡傳》之諍臣〉下，則撮集張葆叔、黃景昌、程直方、余舒、袁仁、馬明衡共六學者，再個別評駁諸學者《尚書》學著作。<sup>23</sup>可謂分毫析釐，有條不紊。

<sup>21</sup> 古國順教授著作宏富，故本文僅盡力臚列其《尚書》學著作，至於出版細項，可參閱本文徵引書目。

<sup>22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序，頁2。

<sup>23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目次，頁1-2。

《清代尚書學》既以清代《尚書》學的發展趨勢為綱目，因此訂立綱目的標準，關鍵在於核心議題的選取，則必須考察：全書是否確實地緊扣清代《尚書》學者最關注之專題？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總述《尚書》學四大專題曰：

諸家聚訟，猶有四端：曰今文、古文；曰錯簡；曰〈禹貢〉山水；曰〈洪範〉疇數。<sup>24</sup>

續持《清代尚書學》各章名目比對：

- 第一章〈清儒於蔡氏《書集傳》之研究〉
- 第二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辨證〉
- 第三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辯護〉
- 第四章〈遠溯東漢之古文《尚書》學〉
- 第五章〈遠溯西漢之今文《尚書》學〉
- 第六章〈漢宋兼宗之《尚書》學〉
- 第七章〈〈書序〉及其他單篇之研究〉
- 第八章〈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〉
- 第九章〈結論〉<sup>25</sup>

兩相對照，有《清代尚書學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皆備者，更有《清代尚書學》備，然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未備而參差者。皆具者部分，就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述今文、古文一項而言，《清代尚書學》的第二、三章，顯然是為當時《尚書》辨偽的正反雙方分別而設；就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述〈禹貢〉山水、〈洪範〉疇數兩項而言，《清代尚書學》的第七章，顯然是以此兩項為基礎增益而設；就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述錯簡一項而言，《清代尚書學》的第八章，顯然是以該項為基礎增益而設。至於未備參差者部分，有《清代尚書學》第一、四、五、六、九共五章。綜上所述，作「表 2」，以清眉目：

表 2：

《清代尚書學》各章	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述 《尚書》學基本議題
第二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辨證〉	今文、古文
第三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辯護〉	
第七章〈〈書序〉及其他單篇之研究〉	〈禹貢〉山水、〈洪範〉疇數

<sup>24</sup> [清]紀昀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9月），卷11，頁262：1a。

<sup>25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目次，頁1-11。

第八章〈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〉	錯簡
第一章〈清儒於蔡氏《書集傳》之研究〉	無對應
第四章〈遠溯東漢之古文《尚書》學〉	
第五章〈遠溯西漢之今文《尚書》學〉	
第六章〈漢宋兼宗之《尚書》學〉	
第九章〈結論〉	

自未備參差者析釐：首先，第一章〈清儒於蔡氏《書集傳》之研究〉，蓋蔡沈《書集傳》為有清一代科考定本，清儒之研《尚書》者，幾乎人人熟習。其次，由第四章至第六章，論乾隆(1735–1795)、嘉慶(1796–1820)以後，漢學與宋學兩種學術典範(paradigm)於《尚書》學中推移消長之歷程，此歷程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總敘》只論至乾隆年間：「國初諸家，其學徵實不誣，及其弊也瑣。要其歸宿，則不過漢學、宋學兩家互為勝負。夫漢學具有根柢，講學者以淺陋輕之，不足服漢儒也。宋學具有精微，讀書者以空疏薄之，亦不足服宋儒也。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，則私心祛而公理出，公理出而經義明矣。」<sup>26</sup>最後，第九章〈結論〉則總結各章，合其所得，呈現清代《尚書》學全貌。總上所述，《四庫全書》出於乾隆年間，所論述之清代《尚書》學議題、以及論述之視角，亦僅止於乾隆之世而已，然《清代尚書學》所選取的核心議題，不僅涵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述，更開拓至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之末季，洵完整呈現有清一代之《尚書》學，而首尾確實緊扣清代《尚書》學最核心之議題。是以按照其所選取之五大專題：蔡沈《書集傳》在清代之研究情況、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、清代漢宋《尚書》學之發展、《尚書》學單篇研究在清代之情況、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，茲謹就鄙人學力所及，依序試為述評於下。

## 二、蔡沈《書集傳》在清代之研究情況

《清代尚書學》於第一章〈清儒於蔡氏《書集傳》之研究〉，闡述蔡沈《書集傳》在清代之研究情況。其中依序分作〈清代以前有關《蔡傳》之研究〉、〈清代《蔡傳》盛行之原因〉、〈清代研究《蔡傳》之重要學者〉共三節。先用兩節的篇幅詳細交代《蔡傳》在清代前的發展、以及與清代之淵源，續用後一節詳述清代對《蔡傳》肯定與否定之兩派學者。

〈清代以前有關《蔡傳》之研究〉一節，又分作〈蔡沈及其《書集傳》〉、

<sup>26</sup>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1，頁62：2a。

〈《蔡傳》之羽翼〉、〈《蔡傳》之諍臣〉三部分。〈蔡沈及其《書集傳》〉部分，於蔡沈其人既僅錄其生卒年字號，生平事蹟亦僅錄「隱居九峰，終身不仕」八字，卻又曰：「其事蹟附載《宋史》卷四三四〈元定傳〉」，<sup>27</sup>則學者生平之錄或不錄、錄多錄少，似乎必須再斟酌損益，此問題全書常見。針對蔡沈《書集傳》，未及於其內文，僅引其〈自序〉、間以何喬新等述評，而自作語僅「故學者樂從之。元明清三代立於學官者，固有由矣。」<sup>28</sup>雖皆不直下己見，或較能維持客觀公正，但作者之推論過程及結論亦晦隱難明，此問題全書亦常見，且即便直引其他學者述評充作結論，該述評本身可能也存在一些問題。<sup>29</sup>復〈《蔡傳》之羽翼〉、〈《蔡傳》之諍臣〉兩部分，分別詳述清代以前增補、詁難《蔡傳》之兩派學者著作。但在敘錄諸學者作品方面，似不見整齊劃一之標準，如〈《蔡傳》之羽翼〉於金履祥、陳櫟、董鼎等十位學者，均各關專區詳述其著作，然於此十家學者以外卻僅曰：

以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，其餘如馬廷鸞之《尚書蔡傳會編》，朱祖義之《尚書自解》，鄒季友之《尚書蔡傳音釋》，方傳之《書蔡氏傳考》，梁寅之《書纂義》，楊守陳之《書私抄》，陳言之《書疑》，俞時及之《蔡傳說意》，汪應魁之《尚書句讀》等，或詳其句讀，或輯其要旨，或補齊未備，或正其闕失，要之，皆有裨於《蔡傳》者也。<sup>30</sup>

又列舉九位學者著作，但皆僅錄其名目，不關專區詳述之。自述其取捨標準，似乎只是「舉其犖犖大者」一句而已，猶未免遺珠渺然。

〈清代《蔡傳》盛行之原因〉一節，將蔡沈《書集傳》於清代盛行之原因，歸結為朝廷之功令、前代之流風、學術之潮流、《蔡傳》自有不可廢者四

<sup>27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1。

<sup>28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3-4。

<sup>29</sup> 即就本例而言，所引何喬新述評之全文曰：「自漢以來《書》傳非一，安國之註類多穿鑿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，朱子所取四家，而王安石傷於鑿，呂祖謙傷於巧，蘇軾傷於略，林之奇傷於繁。至蔡氏《集傳》出，別今古文之有無，辨大小序之訛舛，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。」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3-4。所謂王鑿、呂巧、蘇略、林繁之說，理應源自朱熹〈書傳答問〉：「蘇氏傷於簡，林氏傷於繁，王氏傷於鑿，呂氏傷於巧。然其間儘有好處。」〔宋〕朱熹著：〈書傳答問〉，收入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：《朱子全書外編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9月），第1冊，附錄1，頁273。然所謂鑿、巧、略、簡、繁，俱僅是形容語而主觀，尚待進一步申論。又朱熹既以主觀詆此五家，卻仍有所取而謂儘有好處，其間曲折，亦仍待辯證商榷。

<sup>30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10。

端。<sup>31</sup>未若第四章第一節〈清代經古文學發達之原因〉、第五章第一節〈經今文學復興之原因〉，皆先分內在、外在兩部因素，再各於其部之下條列細項。兩相對照，是體例前後不一之處。

〈清代研究《蔡傳》之重要學者〉一節，細分作〈奉敕編纂者〉、〈篤守《蔡傳》者〉、〈篤信《蔡傳》而有所補訂者〉、〈駁詰《蔡傳》者〉四部分，清晰地劃分出官學、民間、肯定、否定、折衷五種對於《蔡傳》的立場。然而在實際歸納、闡述學者著作上，界限似乎不太明確，例如〈篤信《蔡傳》而有所補訂者〉之第十四項，有別於一家一項之通例，而以戴均衡、方宗誠兩人並列，<sup>32</sup>何以如此並列，作者並未交代，倘出於二人皆屬桐城派，則第十六項之吳汝綸亦屬桐城派，未將戴、方、吳三人並列的原因，只能推測戴、方兩人的學術生涯，均橫跨咸豐(1851–1861)同治(1862–1874)期間，亦皆是方東樹弟子，而吳汝綸出已是同治以後，主要活躍於光緒(1875–1908)年間。又作者不僅於名目並舉戴、方兩人，亦詳加闡述戴、方兩人《尚書》學著作，但〈篤信《蔡傳》而有所補訂者〉之第三項，名目上僅舉王夫之，內文卻附李光地，且詳加闡述王夫之生平，乃至《尚書稗疏》、《尚書引義》兩書，於李光地則不闡生平，僅錄其《尚書解義》名目，作「分段言其大義，不作訓詁，亦頗信《蔡傳》，並多以己意申補之」之短評而已，<sup>33</sup>何以如此處理，作者亦並未交代。實際歸納、闡述學者著作的界限不太明確，也是全書常見的問題。

### 三、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

《清代尚書學》於第二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辨證〉、第三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辯護〉共兩章，闡述清代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歷數《尚書》學基本議題曰：「諸家聚訟，猶有四端：曰今文、古文；曰錯簡；曰〈禹貢〉山水；曰〈洪範〉疇數。」<sup>34</sup>即以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居首，明揭此堪為清代《尚書》學最核心之議題，當時最多學者參與、爭訟最為熾烈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專論《尚書》版本辨偽曰：「夫古文之辨，至閻若璩始明。」<sup>35</sup>已旌表閻若璩為首功，《清代尚書學》亦以閻若璩作為基準，上錄閻氏之前心疑

<sup>31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13–14。

<sup>32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25–26。

<sup>33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21。

<sup>34</sup>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 11，頁 262：1a。

<sup>35</sup> 同上註。



古文諸家，中錄閻氏《古文尚書疏證》及相對之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，<sup>36</sup>下錄附和閻、毛二氏諸家，上下求索，搜羅諸家，可謂至備，而為全書篇帙最為宏富之處。<sup>37</sup>

東晉本晚出二十五篇並非東漢真古文，此一客觀事實自閻氏《古文尚書疏證》以後幾成定論，此後諸學者所述，多據閻氏論點引而申之，故倘敘錄諸學者相關著作，應僅需直指其特出處即可。然如本書第二章第三節〈與閻氏同疑古文之諸家〉之第一項黃宗羲，除區區四行簡介黃宗羲生平外，全錄黃宗羲〈尚書古文疏證序〉作結，而未自作評論與引述前賢。<sup>38</sup>又如〈與閻氏同疑古文之諸家〉之第七項姚際恆，先僅引《古文尚書疏證》第一百二十一條作為其生平簡述，而後全錄《古文尚書疏證》中姚氏辨偽意見，終僅以「以上諸條，均甚精要，足與閻氏伯仲」一句作結。<sup>39</sup>可謂著力呈現文獻，卻忽於抉剔辨析。

第三章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辯護〉最末一節〈偽古文《尚書》之價值〉，是作者試圖基於清儒《尚書》版本辨偽的成果，改由文獻學的視角出發，對東晉本《尚書》所作之評判。其要點共三項：〈一、其書多掇集逸經成文，偽中有真，具有輯佚之價值〉、〈二、書中言心性論學論政諸語，其旨不悖於倫理〉、〈三、以魏晉人傳注視之，亦足以與何晏、杜預等書並存〉。<sup>40</sup>就經學而言，東晉本《尚書》並無可靠的傳承系統，必須判定屬偽；但就文獻學而言，東晉本《尚書》保存先秦《尚書》逸文是事實，東晉本《尚書》廣為學者習誦迄今亦是事實，東晉本《尚書》在流傳過程中持續發揮作用亦是事實。能基於前賢研究成果，推導出新論點，此為全書特出之處，且作結曰：「夫古文

<sup>36</sup> 本文根據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錄閻氏書名作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；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，錄作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詳見〔清〕閻若璩撰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12月）。

<sup>37</sup> 案全書闡述蔡沈《書集傳》在清代之研究情況部分，為1-34頁，共34頁；闡述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部分，為35-124頁，共90頁；闡述漢宋《尚書》學之發展部分，為125-206頁，共82頁；闡述《尚書》學單篇研究在清代之情況部分，為207-232頁，共25頁；闡述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部分，為233-268頁，共36頁。顯見全書篇帙最為宏富處，在於闡述《尚書》版本之辨偽部分。一方面反映出當時此議題爭訟之熾烈，眾多學者參與其中；另一方面則反映出作者竭力求索文獻，鉅細靡遺全羅列之。

<sup>38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53-55。

<sup>39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63-66。

<sup>40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117-120。

之偽，已無庸再辨，而其不可廢之理，亦甚昭著也。」<sup>41</sup>此純然以文獻學視角看待東晉本《尚書》的論點，迄今已廣為學者所認同，於是今日學者漸不再稱「偽古文《尚書》」，而改稱「東晉本《尚書》」或「梅氏古文《尚書》」，足見學術日益進步。

#### 四、清代漢宋《尚書》學之發展

《清代尚書學》於第四章〈遠溯東漢之古文《尚書》學〉、第五章〈遠溯西漢之今文《尚書》學〉、第六章〈漢宋兼宗之《尚書》學〉共三章，闡述漢宋《尚書》學於清代的發展。關於各種學術典範在清代推移消長之歷程，作者述曰：「茲又以清代之經學，號曰復古，其先由宋而復於唐及魏晉，繼由唐及魏晉而復於東漢，旋又由東漢而復於西漢，且直推先秦。」<sup>42</sup>此觀點可見於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：

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，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以復古為解放。」第一步：復宋之古，對於王學而得解放。第二步：復漢唐之古，對於程朱而得解放。第三步，復西漢之古，對於許鄭而得解放。第四步，復先秦之古，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。<sup>43</sup>

本書關於清代學術典範之概念，基本上不出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範圍，甚至以之為框架，導入其清代《尚書》學之研究中。本書第四至第六章，先反宋而入漢，然後自東漢溯至西漢，即與梁氏所謂第二至第三步相契，也因此在本書所提出之論點與安排處理文獻之實況上，隨處可見受到梁氏影響的跡象。

〈遠溯東漢之古文《尚書》學〉中第一節〈清代經古文學發達之原因〉，僅兩行敘述充作前言，旋即提出內在因素四條、外在因素四條。若以其彙集前人論點，則內在因素第一條為〈為王學之反動〉，恰與梁啓超所謂「對於王學而得解放」相近。又內在因素第四條〈為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派相爭之必然歸趨〉，引余英時意見謂：「余英時先生從思想史之綜合觀點立論，謂清學正是在宋朝尊德性與道問學爭執不決之情形下，儒學發展之必然歸趨。即義理是非取決於經典。」<sup>44</sup>對於此時學者論學回歸經典(return to sources)之趨勢，余英時自儒學推擴至經學而論，又有林慶彰自經學推擴至儒學而論，<sup>45</sup>兩者恰可相互呼應。

<sup>41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120。

<sup>42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序，頁 2。

<sup>43</sup> 梁啓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4 年 1 月），頁 13。

<sup>44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 127。

<sup>45</sup> 林慶彰認為，明代士人面對程朱理學所引發的危機，最遲自明中葉起，便開始重新

〈遠溯東漢之古文《尚書》學〉中第二節〈乾隆時期諸家〉第三條為戴震東原，<sup>46</sup>梁啟超述有清一代學術，向來亟稱戴震，其於《清代學術概論》曰：「苟無戴震，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，蓋未可知也」、<sup>47</sup>「戴氏學術之出發點，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。」<sup>48</sup>更於〈戴東原圖書館緣起〉一文曰：「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，其考證學集一代大成，其哲學發二千年所未發。」顯見梁氏對戴震學術推崇備至，但戴震本人及其後學者，多以其為晚年成書之《孟子字義疏證》為得意代表作，其《尚書》學著作，僅《尚書義考》一書而已，且《尚書義考》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，則本書猶堅持將戴震一家獨立作一項，似乎也是受到梁氏影響。

〈遠溯西漢之今文《尚書》學〉中第一節〈經今文學復興之原因〉，僅三行敘述充作前言，旋即提出內在之因四條、外在之緣一條。析內在之因共為四條：

- (一)為乾嘉考據之學漸生弊端
- (二)為學術本身興衰交替之結果
- (三)為清學復古之必然趨勢
- (四)為輯佚學之助長<sup>49</sup>

其中第(二)條全引述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所謂佛說一切流轉相，<sup>50</sup>又未明揭出處；第(三)條亦全引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而未作一語引申說明，四條之中即兩條受梁氏影響。又分別於此四條深入考究，第(二)條所謂生、住、異、滅之說，即便梁氏原文亦曰：「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，其發展變遷，多循斯軌。」<sup>51</sup>則各類學術發展史均可套用此條，復總觀本書之論成因，唯此處套用此條，其理安在？又第(三)條謂既成事實為必然，則未免有後設獨斷之嫌。此外，外在之緣一條，亦僅引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一條而已，便引

---

重視經典，進而採取行動：「當時學者普遍的價值觀念是：不論心性的內聖之學，或論經世致用的外王之學，皆必須取資於經書，由經書中尋找其大本大源，這就是學術史上所說『回歸原典』(return to sources)的現象。」林慶彰：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(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0年3月)，頁48。

<sup>46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133-134。

<sup>47</sup> 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頁56。

<sup>48</sup> 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頁57。

<sup>49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，頁158-159。

<sup>50</sup> 梁氏原文謂：「佛說一切流轉相，例分四期，曰：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思潮之流轉也正然，歷分四期，一：啓蒙期，二：全盛期，三：蛻分期，四：衰落期，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，其發展變遷，多循斯軌。」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頁3。

<sup>51</sup> 同上註。

申三行作結。<sup>52</sup>總上所述,《清代尚書學》處理清代漢宋《尚書》學之議題,受到梁啓超的影響甚深,然當時總論清代學術者,非僅梁氏一家之言而已,<sup>53</sup>則作者應宜就此再多加思量。

### 五、《尚書》學單篇研究在清代之情況

《清代尚書學》於第七章〈〈書序〉及其他單篇之研究〉,闡述《尚書》學單篇研究在清代之情況,其中依序分作〈書序〉、〈禹貢〉、〈洪範與其他各篇〉三節。就〈書序〉一節而言,百篇〈書序〉本附於東晉本而流傳迄今,故清儒之於現存百篇〈書序〉,或辨其來歷、或考述大義,皆承《尚書》辨偽風潮之餘緒,不乏學者參與其中,本書主要收錄任兆麟等七位學者,並附錄宋翔鳳、李榮陞兩位學者,雖然未知何以將宋、李兩學者置於附錄,但僅就其搜羅數量而言,尚可謂周備。續就〈禹貢〉一節而言,〈禹貢〉山川本歷時易勢,郡縣本因政屢遷,兼以時過境遷,清代學者既非親歷,從事其間則更加謹慎細密,是以本書於此先分〈說解全篇之屬〉、〈考證山水州郡之屬〉、〈圖譜之屬〉、〈考辨舊義之屬〉四部分,方各於其下闡述清代諸學者著作,所以如此細分,得見本書務求貼近清代〈禹貢〉研究境況。

續就〈洪範與其他各篇〉一節而言,〈洪範〉部分只佔約二頁篇幅,<sup>54</sup>多僅檢索目錄,著錄作者及作品名目而已,且所收羅之作者與作品亦非完備。<sup>55</sup>案今傳東晉本〈洪範〉既為真古文三十三篇之一,經文本向來無甚爭議,因此歷代學者之於〈洪範〉,多務於將其中經文所載九疇諸數,旁通觸類至《易》數、五行之數。自漢唐一側而言,如劉向之《洪範五行傳論》,又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班固:「班固牽〈洪範〉於洛書,諸儒併及河圖。」<sup>56</sup>又如《尚書

<sup>52</sup> 《清代尚書學》,頁 159-160。

<sup>53</sup> 案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後,又作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以為詳述,其後錢穆賓四亦作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,以為頡頏軒輊。

<sup>54</sup> 詳見《清代尚書學》,頁 227-228。

<sup>55</sup> 雖然古氏撰作本書當時,取得相關古籍文獻甚為不易,但其檢索仍有掛萬漏一之處。僅舉其已著錄的乾隆、嘉慶時期〈洪範〉學專著、專文為例,如已著錄程廷祚(1691-1767)《青溪集》有〈洪範論〉上下兩篇,然同在《青溪集》中的〈六宗與社稷五祀說〉、〈洪範五行傳考〉、〈周官論中〉三篇,亦有論及〈洪範〉,卻皆未著錄。又如已著錄莊述祖(1750-1816)《珍藝宦文鈔》有〈洪範九五福解〉,卻未著錄〈洪範序說〉。再如已著錄孫星衍(1753-1818)《平津館文稿》有〈容作聖論〉,卻未著錄〈策問〉,另同在《平津館文稿》中的〈釋儒〉一篇,亦有論及〈洪範〉,也未著錄。由上述諸例,可略窺古氏檢索大量古籍文獻,難免疏忽遺漏。

<sup>56</sup>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,卷 11,頁 262: 1b。

正義》，皆將〈洪範〉附會於〈繫辭〉所載「河圖」、「洛書」，九疇諸數牽合於《易》數、五行生成數。自宋明一側而言，北宋邵雍先天諸圖、皇極諸數，西山蔡氏《洪範皇極內篇》踵而繼之，劉牧又作《易數鉤隱圖》等，則更繪製圖式，進一步推演諸數之和合交變。〈洪範〉研究歷來一向為學者所持續參與投入，而為《易》、《書》兩經會通之津梁，是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將〈洪範〉列為《尚書》學四大議題之一，洵非無據。洎及清初，群經辨偽學因應回歸經典之趨勢而生，《尚書》、《易》圖即當時群經辨偽兩大科目，則研《易》學者亦論〈洪範〉，非惟研《書》學者而已，如黃宗羲《易學象數論》專論《易》之象數，其中有〈洪範〉、〈洪範著法〉、〈洪範名數〉、〈洪範吉凶排法〉四節，<sup>57</sup>即自《易》論〈洪範〉；又如胡渭作《易圖明辨》，先將〈洪範〉與《易》圖劃清，又作《洪範正論》，謂〈洪範〉當與〈禹貢〉交相參照。復本書作者亦以為乾嘉以降學術發展，既有漢學與宋學兩種學術典範，又有漢宋兼採之學術典範，則於〈洪範〉一篇，理應有自漢學而論者、有自宋學而論者、有自漢宋兼採之立場而論者。總上所述，本書於清代〈洪範〉之研究，還存有不少未竟之處。

#### 六、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

《清代尚書學》於第八章〈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〉，闡述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，其中分作〈輯佚〉、〈校勘〉兩節。就〈輯佚〉一節而言，清儒之輯佚，蓋出於研漢學者祖祧兩漢，是以所輯《尚書》學之佚，對象不出兩漢魏晉之外，兩漢魏晉《尚書》學文獻，大抵不出今文、古文、《書》緯、《尚書大傳》、以及東漢以來自立家法之諸家注疏等範疇。本書則於此先分〈古文尚書說〉、〈今文尚書說〉、〈其他各家之書說〉、〈尚書大傳及其他緯書〉四部分，又於各部分下再分所輯佚之對象，最後再各於所輯佚之對象下，闡述清代諸學者輯佚之成績，作如此細分，得見本書確實能掌握清代《尚書》學輯佚全貌。續就〈校勘〉一節而言，清儒之所以校勘《尚書》，蓋出於秦火燔失以來，《尚書》不僅經文遭到多種字體的轉寫與改寫，且其中《書》篇歷經多次的去取與分合，更有託名古文偽造之新版本迭見雜出，使得後世版本愈加紛歧繁雜，<sup>58</sup>而注疏之家則各自遵循其選本，然後隨文衍義。

<sup>57</sup> 詳見〔清〕黃宗羲撰：《易學象數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1月），卷4，頁185-194。

<sup>58</sup> 誠如段玉裁（1735-1815）論《尚書》之流傳遭逢七難：「經惟《尚書》最尊，《尚書》之離厄最甚。秦之火，一也。漢博士之抑古文，二也。馬、鄭不注古文逸篇，三也。魏、晉之有偽古文，四也。唐《正義》不用馬、鄭，用偽孔，五也。天寶之改字，六也。宋開寶之改《釋文》，七也。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！」。〔清〕段玉裁撰：《古

是以清儒所校勘者，非惟《尚書》經傳而已，更涉及諸家注疏之詮經大義。本書則於此先分〈經文之校勘〉、〈注疏之校勘〉兩部分，再各於其下闡述評論諸學者校勘成績，作如此區分，亦得見本書確實能掌握清代《尚書》學校勘成績。綜上所述，本書闡述清代輯佚與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，不得不謂周備。

## 七、結語

《清代尚書學》一書，迄今仍是為數不多的《尚書》學史類專著中，唯一全面闡述清代《尚書》學發展之作。本書以清代《尚書》學最核心之議題作為總綱，確實能囊括清代《尚書》學發展之諸多環節，但綜觀全書結構，章下分節，節下分項，各項下往往又再析作數部分，其實龐雜繁瑣。復觀全書以學者作為基本單位進行闡述，並劃定這些學者的學派歸屬，類似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之學案體，確實是能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的呈現方式之一，但卻未詳加考證學者之師承授受，自然未能如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般繪製師承授受圖。且實際闡述諸學者，多僅止如目錄學般，著錄其《尚書》學著作之名目，然後簡單帶過提要而已，較少深入其內容作具體分析。此外，又多僅引用其他學者評語，較少自抒己見，如此處理方式，雖可見作者試圖保持客觀中立，卻難以清晰呈現諸學者《尚書》學彼此之間的橫向與縱向聯繫，於是所欲呈現的清代《尚書》學脈絡，亦因此稍顯模糊不清。

平心而論，本書為求圓融周備，雖選定專題討論作為主要體例，卻又導入專家研究、學案體、目錄學、學術流變史等諸體例，牽涉甚廣，對後世欲研究清代《尚書》學之學者，固然具有可供多方觀照之開創意義。然而眾多體例壓縮於一書之內，彼此參差錯落，未能蒼萃齊一，不僅導致論述主軸枝蔓繁雜，同時也限制了深入辨析的可能性。總而言之，《清代尚書學》堪為清代《尚書》學史研究的先驅之作，既屬開創，不宜過度吹求。至於未密之處，宜各自擇定一二體例聚焦，鞏固主軸，極深研幾，逐一別立專著，則尚待現今學者踵事增華。

## 徵引文獻

### 一、傳統文獻(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)

---

文尚書撰異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)，第46冊，序，頁1：1a。直指承於秦火燔失，自漢代《尚書》始分衍為今文、古文兩種版本，爾後學者各擇今文、古文傳授，自此以降，又有間夾己意分合去取《書》篇者，又有託古文之名造作新版本立於學官者，兼以歷經多種字體的轉寫與改寫，於是後世版本愈加紛歧繁雜。段氏之所以作《古文尚書撰異》，便是希望藉由校勘工作，能夠還原《尚書》的原貌。

- 〔唐〕韓愈撰、〔唐〕李漢輯、馬其昶校注：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1月）。
- 〔宋〕劉牧撰：《易數鉤隱圖》，收入《正統道藏》（東京：中文出版社，1986年10月），第3冊。
- 〔宋〕朱熹撰，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：《朱子全書外編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9月）。
- 〔宋〕蔡沉撰：《洪範皇極內篇》，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1月），第807冊。
- 〔清〕黃宗羲撰：《易學象數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1月）。
- 〔清〕黃宗羲撰：《明儒學案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7-8冊。
- 〔清〕黃宗羲撰、黃百家輯、全祖望補、王梓材校定：《宋元學案》，收入《黃宗羲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3-6冊。
- 〔清〕胡渭撰：《易圖明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2月）。
- 〔清〕胡渭撰：《洪範正論》，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1月），第63冊。
- 〔清〕閻若璩撰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12月）。
- 〔清〕紀昀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9月）。
- 〔清〕段玉裁撰：《古文尚書撰異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），第46冊。
- 〔清〕程廷祚撰、宋效永校點：《青溪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4年12月）。
- 〔清〕孫星衍撰：《平津館文稿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2525-2526冊。
- 〔清〕莊述祖撰：《珍藝宦文鈔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），第1475冊。

## 二、近人論著

### （一）專著（按姓名筆劃排列）

- 古國順：《《史記》述《尚書》研究》，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年5月）。
- 古國順：《清代尚書學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7月）。
- 李振興：《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2年6月）。
- 林慶彰：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0年3月）。
- 馬雍：《尚書史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11月）。
- 梁啓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4年1月）。

梁啓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 4 月）。

陳夢家：《尚書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 10 月）。

程元敏：《尚書學史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11 年 8 月）。

劉起鈞：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87 年 8 月）。

劉起鈞：《尚書學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6 月）。

蔡根祥：《宋代尚書學案》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 年 9 月）。

蔣善國：《尚書綜述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 3 月）。

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7 年 3 月）。

### （二）期刊論文（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）

古國順：〈清代《尚書》著述考序例〉，《圖書與圖書館》第 3 期（1977 年 4 月），頁 27-31。

古國順：〈清代《尚書》著述考（上）、（下）〉，《女師專學報》第 10 期（1978 年 6 月），頁 145-238；第 11 期（1979 年 6 月），頁 177-271。

古國順：〈清代古文《尚書》學述評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》第 12 卷第 2 期（1979 年 12 月），頁 21-32。

古國順：〈清儒校勘《尚書》之成績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 18 卷第 6 期（1980 年 2 月），頁 41-47。

古國順：〈蔡沈《書集傳》之研究論著述評〉，《北市師專學報》，第 12 期（1980 年 6 月），頁 77-95。

古國順：〈清儒輯佚《尚書》之成績（1）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 19 卷第 6 期（1981 年 2 月），頁 51-54。

古國順：〈清儒輯佚《尚書》之成績（2 完）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 19 卷第 7 期（1981 年 3 月），頁 26-31。

古國順：〈《史記》彙錄《尚書》原文例〉，《孔孟月刊》，第 23 卷第 7 期（1985 年 3 月），頁 37-42。

錢文忠：〈記馬雍先生〉，《書屋》第 3 期（1996 年），頁 59-60。

### （三）學位論文（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）

古國順：《司馬遷《尚書》學》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胡自逢先生指導，1985 年）。

蔡根祥：《宋代尚書學案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許鈞輝先生指導，1994 年）。